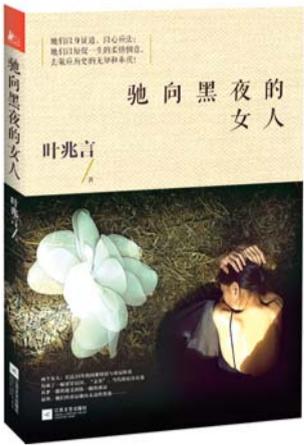


书摘



《驰向黑夜的女人》是一部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作家叶兆言通过书写两个女人(竺欣慰与冷春兰)的命运,勾画了一幅贯穿民国、“文革”、当代的历史长卷。将中国现当代70多年的历史所经历的动荡以及中国人命运的变幻无常不动声色地融入其中。《收获》杂志从2014年第1期开始连载此书。本期读书版,我们特节选了书中部分片段,与读者共品书中描写的那个时代。——编者按

# 南京,1941年3月30日

1941年3月30日是欣慰的十二岁生日,她牢牢记住了这一天,在这一天,欣慰遇到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春兰。跟欣慰一样,春兰也有着很深刻的记忆,不过她只能笼统地记得某一天,她们在卞家花园认识了,具体什么日子却是模糊的。这一天,卞家花园几株很大的海棠树开花了,照理应该是红红一大片。或许年代隔得太久,花又太多了,春兰和欣慰回忆过去,都还能隐约记得那一天满园的海棠花,对于花瓣颜色已没有任何印象。隔着时间长河,记忆中的卞家花园仿佛黑白老照片,显得古老和陈旧,已经褪了色,所有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这一天是两个小女孩漫长友谊的开始,这一天发生的几件事给欣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回忆起那一天,欣慰情不自禁地总是会先想到新街口广场的热闹。天气很好,暖洋洋的,小汽车一路过去,只见无人处的两棵柳树,绿绿的枝条儿随风飘荡。正是这花那花开得最盛时节,拐角处一株野桃树怒放。司机老王要送欣慰去卞家花园,经过新街口大转盘,广场中央的“还都”一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不久,远远地看过去,乱哄哄聚集了一大群人,正站在那准备收听广播。老王在路边将汽车熄了火,回过头来,和颜悦色地看着欣慰,说小姐在这稍等一会,在车里坐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到那边去了,那边人多,太乱了。

老王告诉欣慰他要去上个厕所,很快就会回来的。十二岁的欣慰便老老实实地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窗往外面看,临时安装的大喇叭有个人开始说话了,广场上很乱,光听见“喂,喂”试机的声音,然后就是正式的演讲。一阵刺耳的电流声过后,

有个人开始演讲了。欣慰后来才知道,这个广播里的人是大汉奸汪精卫,说来说去就几个词,无非是要反共,要救国,要复兴。那时候,欣慰并不知道汪精卫是什么大汉奸,她毕竟还只是个小孩子,只知道这个人叫汪主席,是国家的领袖。学校里让学生写作文,小学四年级的欣慰有意无意地便会套用广播里的语调。汪精卫主席的一套逻辑很容易迷惑人,他总是拿腔拿调地先自问问题,然后又自己做出回答,一问一答,这么煞有介事地绕来绕去,变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为什么要反共呢,因为唯有反共,才能救国。怎么样才能救国呢,首先必须是复兴,要走复兴之路。复兴之路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定要坚决地反共,反共就是救国,救国必须反共。

尽管看上去很隆重,南京人很快忘记了1941年3月30日这个周年纪念日。南京人总是习惯于忘了一些应该和可以忘记的东西,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特别多,光是与先总理孙中山有关的就有好几个,逝世纪念日,永久迁葬日,谒陵日,诞辰纪念日。事实上,对于本地老百姓来说,1941年3月30日这一天一点都不重要,当时确实有些热闹,说它是个隆重的节日一点也不过分。这一天是汪伪政府设定的还都纪念日,这一天正好是“还都一周年”,在大家心目中,汪精卫的形象不像他年轻时那么英俊高大,马路上到处都是赞颂他的标语口号,中央电台里的广播一口一个反共救国领袖,汪本人也喜欢不时地发表一些重要的演讲,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大家内心深处多多少少有些鄙视,因为他很丢脸地向日本人投降了。谁都明白,他这个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日本

人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心里都明白,国家的半只江山早已落入倭寇手中,成为水深火热的沦陷区,汪政府大张旗鼓宣扬的以和平方式恢复了国家主权,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1941年3月30日的南京有两件在当时还算重要的活动,在新街口广场举行纪念集会,在和平公园为“还都纪念塔”立碑揭幕。两个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老百姓不把它放在心上,汪伪政府自己却很当回事,中央广播电台一遍遍地做着预告。由于这个电台使用的名称和频率,与已迁往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完全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汪伪政府有意弄得十分隆重,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在法理上肯定汪精卫倡导的和平运动,把和平还都的意义放大,洗清叛国投敌的恶名,强调南京目前这个由汪领导的中央政府不仅合法,而且它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要比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更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

先说新街口广场上的纪念活动,在抗战前,这里还算不上太热闹,还不是什么市中心。当时为了表示抗战决心,广场中央放置了一个巨型的炸弹模型,向南京市民提示可能来临的战争威胁。日本人真来了,具有抗日意味的炸弹模型自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竖立在广场中央的那玩意有点不伦不类,又像纪念碑,又像广告牌,自上而下地写着一连串大字:“汪主席是带领我们和平建国的领袖”。还都周年纪念活动的具体形式,就是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汪精卫的广播讲话。原来准备请他亲自到场演说,后来考虑到安全因素,重庆政府的暗杀人员这一阵活动很频繁,有情报显示,军统特务的必杀密令已经下达,又临时匆忙改变了决定。

作者问答

叶兆言:

## 太多的人,习惯跟着别人的感觉走



1. 现在的80后、90后读者,没有经历过“文革”,您认为《驰向黑夜的女人》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叶兆言:我不知道,也许要别人来告诉他们这是一部有点意思的小说才行。我知道哄他们去读并不太好,可是有时候你还真得哄一下才行。如果能形成这样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好了,有一天,大

家都在说,都在议论,说你们竟然不知道这本书,说你们竟然还没看过,这就好了。时至今日,如果真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他们的地方,大概就只有两个字,“流行”。没什么比“流行”更能吸引人了,有人对流行二字不以为然,其实世界文学名著都是流行的,流行是名著的基本条件。

坦白地说,对于读者,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才能吸引他们。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已经习惯跟着别人的感觉在走。

2.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写出了亡国时刻南京女人的“烈”,比男人来得更勇敢,您也写过类似表现秦淮妓女气节的散文,这部小说写出了南京女人哪一方面的特质?

叶兆言:这恰恰是我希望读者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他们读了这篇小说,如果能发现南京女人某些方面的特质,这就有意思了。写作时,

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去想这些问题,我只是凭直觉写了下来,肯定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我真希望有答案。

3. 这本书把乱世背景下“和平”的南京城写得很精彩,有人说这是“从民间的角度来重写民国史”,可否讲讲您小说中的历史观是什么样的?

叶兆言:我心中的历史观,其实就是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在他心目中,历史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现实就是还没死去的历史。现实既是因为,也是所以。为什么会有今天,因为我们有过那样的历史。而有了那样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今天这样的现实。我不赞成重写民国史的说法,作家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人要虚心一些,把小说写好了就行。小说家别装得像历史学家那样,一肚子学问和思考,没必要。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小说家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小说写好。

新书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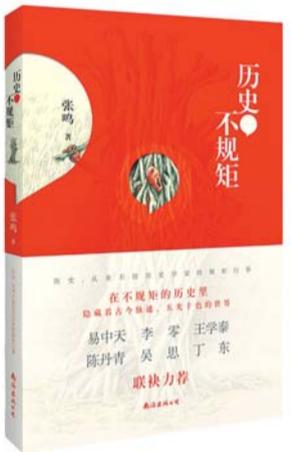


商战:电商时代  
作者:吴晓波,周兵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大数据时代,商业如何生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商战:电商时代》通过对全世界近百位商业大佬的面对面专访,以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刘强东、马云、柳传志、雷军、陈年、李国庆等人之亲口讲述,通过一个接一个的传奇故事,概述了20年来世界和中国电商的发展史,以及电商对整个经济意义;同时也告诉我们,电商时代,企业和我们应该怎样去“活”。

《历史,不规矩》是著名学者张鸣教授的最新作品。这本历史文化随笔文风犀利,举凡历史史迹和掌故,俯拾所得皆学问。

在这本佳作中,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下至中华民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丰富多彩,一股鲜活的灵气贯穿全书。通俗幽默的述说、入木三分的剖析、犀利深邃的评论,以及众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将五彩斑斓的往事以新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别样的历史画卷,表现出“个人化的历史”和“细节化的历史”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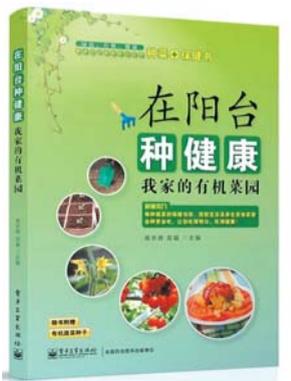
历史不规矩  
作者:张鸣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枯枝败叶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刘习良,笋季英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品描述了马孔多的一家祖孙三代,在一个上吊身亡的大夫死后,到其居所为其收殮的半小时内,三人各自的所见与所思。小说叙述视角在三人间不停转换,折射出具有象征意义的马孔多镇被香蕉公司侵入后二十多年来的变迁。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阳台种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情趣,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份对家人健康的保障,对有小孩的家庭更是如此。本书采用手绘加实拍方式,精选常见蔬菜,按照绿叶蔬菜、茄果类蔬菜、根块类蔬菜、菌菇和芽菜、香辛料类蔬菜进行分类,讲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蔬菜的种植方法。



在阳台种健康——我家的有机菜园  
作者:高京德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